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的终极性领受者。

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才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庭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从留下的诗作看,李德裕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着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通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今万宁)来了。1128年11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

名家志琼

海南“五公”

余秋雨

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般人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天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他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12月16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二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今崖城)。他是1145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

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1156年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住十余年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儿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的案情由于不断被人告发而一再升级,实在也是够惨的,但他的心态越来越强健,原因是与海南岛产生了认同,可以有滋味地享受四周的自然风光了。生活十分艰苦,但只要听说市上有猪肉卖,他

就会乐呵呵地让小兵通知几个朋友来吃饭:

颜乐箪瓢孔饭蔬,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市上今晨报有猪。

李光喜欢上了海南,由衷地希望它好起来。他支持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遥想当年孔子曾希望鲁国变成一个文明的王朝,如果海南也能大力推进儒学教化,孔子的理想说不定能在这里实现呢!“尼父道行千载后,坐令南海变东周”——他用诗句写出了自己对海南岛的信心。郡学落成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

他甚至并不盼望自己被赦回归,而是浪漫地幻想着如何在琼州海峡间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连结起来:

海北与海南,各在天一方。

我老归无期,两地遥相望。

宴坐桄榔阁,守此岁月长。

愿子一咄嗟,跨空结飞梁。

度此往来人,鱼盐变耕桑!

实在是一种异想天开的祝愿,海南岛已经让他放不下了。

这便是“海南五公”。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气节学识都很高的

人杰被流放到海南岛,并不是唐代和宋代的统治者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意思,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那些与他为敌的政界小人捉弄了他那么多年依然不放过他,最终还要把他驱赶到孤岛上来,要说他对此超然是不真实的。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地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国文明的最高层次,来评判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来,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题诗道:“黎母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盛江南”,认为历来海南岛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之多并不比江南差。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病弱,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准备美滋滋地

饱餐一顿: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残吾。

他有好几位姓黎的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有两首可爱的短诗记述这种情景: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最后两句,诗人已把万里天涯当作了理想境界。

春天来了,景象更美,已经长久不填词的苏东坡忍不住又哼出来一阙《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

可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种压抑不住的喜悦节奏,谁能想到竟是出自一位年迈贬官的心头呢。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所吟的两句诗可作为这次经历的总结: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么说来,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国文化史了。

(摘自《海南岛:阳光与水的叙事》中的“天涯故事”。作者余秋雨,著名作家、文化学者。)

■诗路花语

我需要写下什么,才能匹配今天的阳光,和煦
而温暖。跳荡的思维,从一个光斑跳到另一个光斑。

什么在轻声叫唤?什么在悄悄地述说
多么安逸的述说。一天?我无所事事坐在窗前,就像一个时光的消磨者。

也像一个洞悉了时间的智慧老汉。不干什么也觉得自己是永恒的一环。

我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
是从词语中寻找说话的理由。它们是理由,也不是理由。

只是一种简单地存在。存在不存
在重要吗?说重要就重要,

不重要就不重要。完全看怎么理
解。就像我如果在这里

强制性地把阳光抹在一只药罐上,或
者强制性地把一只梅花鹿

安放在光的中心,这些合理吗?人
一直在寻找各种理由,

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从无中生
有,从有中生有。

令置身的空间越来越拥挤。尽管不
舒服也津津有味享受。

很可笑的存在。可笑就再可笑一
次。我需要写下什么?

我需要从光斑中看到未来。

梅花香

刘建

当梅花绽放,香气飘逸
北风正盛,删除枝头全部的绿叶
无处躲藏的阵阵花香
压弯了删繁就简的梅树枝
蜜蜂畏寒不来,我独享一段好时光
截取一段梅花香
再拾取鸟儿遗落的几声啼声
让季节生动,让人间温暖

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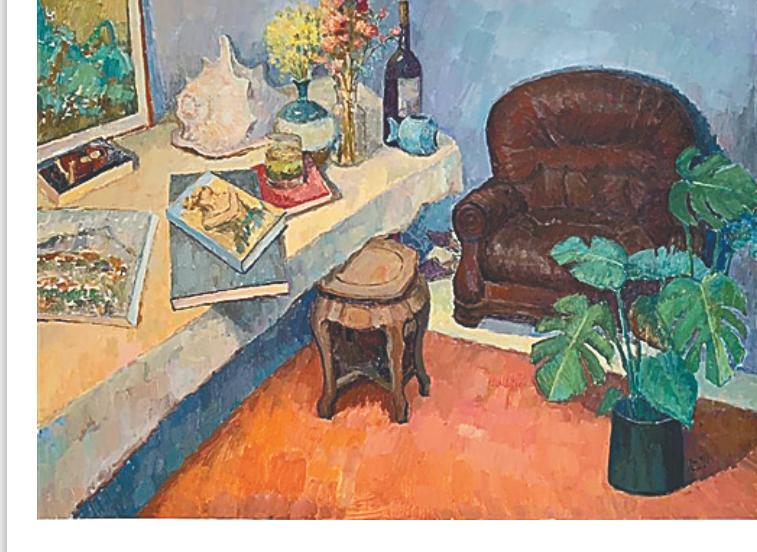
念小雨

下雪了,我相信其中有一朵
落在头顶的雪花
定是故乡,给我寄来的车票
一路上,它一直就站在头顶
不说一句话
我想摸它,它就躲进发梢里
到家了,母亲用一声声乳名
摸我的头
似乎走失,接我回家的车票
我看到母亲头顶,好多雪花
一朵朵的
像极一张张,打印好的车票

卖米线的吆喝声

李易农

没有雕饰的声音
淳朴地,有着乡土气息
他来自乡土
是一棵山间的草
扎根于城市水泥的地面
生风的步速,有着田埂奔跑的惯性
他每一次推车行进
都融入了舒络筋骨的舒适度
车厢里,米线充盈咀嚼的冲动
他的吆喝声,哪怕是一个拖腔
都像是在招呼他的亲人
你看,他开开合合的嘴巴
因为牙齿的洁白,而使迎面的寒风
有了春天的味道



《画室》(油画) 潘毅 作

漫话小寒

郭增吉

精神头儿十足。回忆起贫穷年代冬季一天两顿饭还是稀汤寡水的日子,不禁发出由衷的感慨:新时代的生活真是好啊!

老百姓常说:“该冷不冷,不得吃饼。”大地需要寒冷的阅历,麦苗需要冰雪的覆盖。想起以前的日子,因为经常下雪,大半个冬天都是白茫茫一片。遇暖消化后,房檐下布一排一尺长的冰锥,齐刷刷的,像一把把巨大的水晶梳子。拿一根长竹竿轻轻一敲,便断裂下来,拾起一截,含在嘴里慢慢融化,冰凉中带着微甜,犹如现在的冰淇淋。可惜现在冬天已经很少见雪,再加上气候变暖,这一壮观,在我们这一带已经绝迹了。

此时,黄河南北,凛冽的北风连着刮几日,气温便会骤降,滴水成冰。“田间休息掩柴关”,黄土地黑土地,都处于休眠状态。人们辛勤劳作了一年,也该好好将息了。外出的民工已陆续回家,无活儿可干,便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家中,空调开着,电热器照着,娱乐性地搓搓麻将,斗斗地主,时不时会因为出牌争得面红耳赤。在向阳的背风旮旯,白发老头儿们坐在马扎、板凳上吸着烟卷儿,摆开阵势,来上几盘象棋,兵来将挡,马跳炮轰,棋子敲得“啪嗒”响,围观的不时喊“好棋”,但绝不参谋,有道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他们信守着规则。那些老婆婆也坐在旁边,嗑着瓜子儿,吃着爆米花,聊着家常。衣食无忧,人们活得很滋润,即使脸上有皱纹,也显得红扑扑的。

薛涛是个奇女子,不畏流言敢爱敢恨,令我们今朝女子汗颜。她的风尘生涯又是那么叫人唏嘘,据说薛涛八岁那年,薛父作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要她续,结果她对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父除了讶异她的才华,更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恐其女今后沦为迎送的风尘女子,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薛涛终是没有逃脱。

薛涛不仅多才貌美,而且敢于挑战世俗。薛涛与元稹一见钟情,当时薛涛已经三十八岁,而元稹小薛涛十一岁。三十八岁的薛涛,成熟且有魅力,才情俱备,年老色未

朴实中的细语

杨小彦

哦,就这样,一个视描绘为行动的坚毅者。

是的,慢慢看,就会看出潘毅的厚实感。因为不灵巧,所以他的风格显得老练,不会玩油画特有的“虚”,要知道,那些谙熟此道的人,他们正是通过对轮廓线的虚实处理而达成让外行看起来瞪眼的起伏,从而成功地暗示着空间的存在。潘毅不需要这样一份才情的表达,他的画中母题,不管是人物还是室内物件,轮廓都是那样实在地描绘下来,并没有什么需要虚过去的地方,从而营造一种所谓的“油画味”。他就是看什么画什么,造型、色块,一样不差地、朴实地画下来,然后,画面就成立了,就具有一种向你细语的力量。

从画面看,潘毅显然知道美的力量,这力量不是炫耀,不是营造,而是在面对自然的时候,采取了一种不装

薛涛并无迎娶之心,套用现在的语,元稹是只想恋爱,不想结婚,或许是对薛涛的诗伎身份有顾虑吧,虽然陪薛涛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最终却是始乱终弃,移情别处。

薛涛在元稹离去后的豁达令人赞赏,当她看到元稹的放纵多情,即明白她和元稹不过是露水情缘,不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聪明非常的薛涛,冷静地收敛起自己的悲切。虽身为妓,心洁如冰雪的薛涛此时已经四十六岁,芳华已至秋暮,终身未嫁以至终老。

薛涛是个奇女子,不畏流言敢爱敢恨,令我们今朝女子汗颜。她的风尘生涯又是那么叫人唏嘘,据说薛涛八岁那年,薛父作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要她续,结果她对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父除了讶异她的才华,更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恐其女今后沦为迎送的风尘女子,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薛涛终是没有逃脱。

薛涛不仅多才貌美,而且敢于挑战世俗。薛涛与元稹一见钟情,当时薛涛已经三十八岁,而元稹小薛涛十一岁。三十八岁的薛涛,成熟且有魅力,才情俱备,年老色未

才女薛涛

梁秋红

衰,吸引了亡妻的元稹。当时薛涛在诗坛已有盛名,令元稹十分仰慕,只恨无缘一面。结果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共同赋诗吟词,好不惬意。已经三十八岁的薛涛,对迎来送往的诗伎生涯早已厌倦,见到元稹,即有托身相许之意。遂作诗《池上双鸟》:“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表达了她追求真情挚爱愿与元稹双宿双飞的愿望。然元稹对

椰子 投稿邮箱
hnrbfb@163.com